

●人物剪影

怀念操德先生

邱盛登

操德先生是我的恩人，他离开人世十几年了。我时常怀念他。

先生姓黄，武冈市双牌镇中桥村大名头人。先生出生于1923年，1950年毕业于湖南省第六师范学校（武冈师范）简师班。1982年先生退休后仍十分热心家乡的建设和教育文化事业，不辞辛劳地为家乡学校的建设和贫困学子的读书与就业呕心沥血。

贫困好学的我有幸成为先生关注的一员。

初识先生大约在1987年9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和往常一样，放学后我跟几个小伙伴从先生家门前经过。忽然听到一个宏亮的声音：“哪个是年度的崽？”我仓促停下，只见一个60多岁的老者：一根根竖起的络腮胡子，已经全部花白，但依然满面红光，目光炯炯，似一个高大的屠夫站在我的面前。我不禁一惊，像小偷面对警察一样站在先生面前，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小伙伴们见状飞也似地跑了。

“莫怕、莫怕”，先生一边摸着我的头一边问我，“饭吃得饱么？”我使劲点头，先生边问边进里屋从抽屉里拿出两支笔和一叠本子递给我，并鼓励我好好学习，我逃也似地离开了先生的家……以后的几年里，我没少得到先生的恩惠和照顾。

1997年，我考上邵阳师专中文系，一家人又喜又忧，喜的是世代为农的贫苦家庭总算要出一个大学生了，忧的是拿着入学通知书一算，除去车费总共还要3200多元费用。父亲把家里的能卖的农产品都卖了才凑起500元，二姐夫凑了500元，舅舅凑了500元，同学治文也帮我凑了500元。一起加起来还差1200元，家里该卖的东西都卖了，能借的亲戚朋友也都借了，1200元，还差1200元。只有3天就要报到了，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正在一筹莫展时，先生来了。先生兴奋地对我父亲说，他到双牌邮政所找了熟人，得知我村在广东打工的夏年给家里寄了2000元，是夏年用来给父亲买化肥和两小孩的学费。先生用自己的退休工资卡做抵押，把夏年的汇票拿到手了，明天一早他就和夏年的父亲去双牌邮政所取钱。我们一家人感激得热泪盈眶。

第二天，天还未亮，先生就拉着夏年的父亲到双牌取钱去了。我和父母亲在焦急与不安中等待。父亲说：“双牌邮政所三天两头没现金的，要是今天也没钱取怎么办？”母亲一边数落父亲是乌鸦嘴，没一句好话，一边心神也不安起来。

晌午，先生和夏年的父亲回来了，果然如父亲所说，双牌邮政所这几天都没有现金。一家人的心全凉了。父亲有气无力地坐在火坑旁吧嗒着旱烟袋，唉声叹气埋怨自己年迈无能。母亲在一边抹着眼泪，低低地抽泣。我安慰父母：明天去学校报到先交2000元，余下的应该可以缓交的。但父母终究不放心。

夏年的父亲说“‘代毛狗’应该有钱，但他的钱是用来买猪杀的”，一语提醒梦中人。“代毛狗”是楼山下的，是我们冲里最有名的屠夫，为人诚信，童叟无欺，因而猪肉卖得特快，有时一天要买两头猪杀呢。先生找到“代毛狗”，“代毛狗”说现在农村肥猪少，买猪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代毛狗”要先生帮忙去找两头肥猪，然后去向养猪的主人借钱。

先生走了大半个村，也没找到谁家有肥猪卖。傍晚时分，先生从司古井返回时，在路上碰到盛军兄，说及此事。盛军兄说肥猪没有，家里有两头正在长膘的架子猪，“代毛狗”要收，他就回去做老婆英子的思想工作。先生和盛军兄一路上商量好了好多说辞，譬如用先生的工资作抵押啦、认利息啦……哪知一句也没派上用场，英子嫂听说要卖了她家两头正在长膘的架子猪为我凑学费，竟满口答应。英子嫂一边淘米做饭招待先生，一边要盛军兄连夜去叫“代毛狗”拿现金来买两头架子猪。

先生从英子嫂手中接过还带着“代毛狗”体温和满是油渍的2000元，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我家，把钱递到我父亲手中。一天没吃饭的父母像大病初愈一样顿时精神抖擞。母亲也开始忙里忙外，一边帮我整理行李，一边叮嘱我要认真读书，有出息了要懂得感恩。

第二天天刚亮，先生就来到我家，背上还背着一个尼龙袋，里面装满了花生。来不及喝口水，先生从兜里拿出一封信对我说：

“邵阳师专教务处邓处长是我的学生，你到学校报到后，拿着这袋花生和这封信去找他，邓处长会关照你的。”先生又叮嘱我在学校要认真学习……

然而，我到师专后，除了谨记先生要认真学习的教诲外，并没有按先生的叮嘱去找邓处长，先生的那一封信一直搁置在我师专课桌的最底层，生怕有人看到。那一尼龙袋花生也被我和室友们慢慢消化掉了。三年里，每次回家先生问及邓处长，我总是跟先生说邓处长对我很关照。

我毕业的2000年适逢高校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双向选择的结果是我和绝大多数农家子弟的高校毕业生一样回到老家，工作没有着落。先生得知我没有留校，硬要坐车去师专找邓处长问个究竟、讨个说法。我知道再也瞒不过先生了，便只好和先生说了实话。先生气得发抖，指着我不断地说：“哈宝、哈宝……”

先生认定我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只是缺乏平台和贵人。

于是，先生又跑到武冈城里找到他师范的欧阳同学，推荐我到欧阳先生担任董事长的一所民办学校去任教。校长陆女士也是先生的学生，自然对我格外热情。陆校长斩钉截铁地对先生说“黄老先生推荐的人随时可以过来上班”，临别时陆校长还特意送给先生一盒长白山人参。先生当然没有收，只是一再叮嘱陆校长要好好培养我。

第二天，我没有去先生推荐的学校任教，而是独自来到另一所民办学校，经过笔试、面试并签订了合同。一年后，我谢绝了老校长的挽留，在离先生住处500米的地方，租下了废弃的洞庭小学，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旅，把先生倡导的“让更多的想读书的贫困学子有书可读”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先生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头多次无私地帮助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看到奋进的希望，在先生2003年去世前我还很穷，没办法在物质上回报他。只是在先生去世前的几个月，抽空陪先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向先生汇报了办学的点滴成绩。

如果说我办的学校收费总比别的同类学校低，那是因为先生在世时对我的教诲和帮助。不为别的，而是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要像先生那样，随时伸出援助之手，用某种方式把先生倡导的扶贫助学之大爱传递下去。

（邱盛登，武冈市人，湖南省作家协会教师作家分会会员）



层林尽染

雷洪波 摄

●乡土视野

挖冬笋

周志辉

故乡到处是南竹，盛产冬笋。那时，南竹归国家所有，由林场管理。记忆里，每年冬季，都有看山员整天在山里走动或“埋伏”，防止人们去挖冬笋。一旦听到有锄头挖山的声响，他们就会高声大喊：“哪个在偷笋子？”或冷不丁地窜到你面前，板着脸抡起锄头和背篓就走。

偷挖冬笋被抓，抢走工具是小事。不讲情面的看山员，还会将你带到场部，做进一步的处罚。为杀鸡儆猴，第二天，你得跟在看山员或林场干部的后面，提着一面大铜锣，在整个村里“游街”。即便如此，还是有胆大的。

我的同伴又生，就是一个。我们经常以砍柴或扯猪菜等借口上山，又生惦记的却是冬笋。进入竹林后，他手遮额头看看南竹枝叶，猫着腰走几步，就能找到一根冬笋。接着，他迅速掏出事先藏好的柴刀，三下五去二就把冬笋挖了出来。然后，他将笋壳剥掉，将笋藏到一个隐蔽地方。再把笋壳连同土一起回填到挖开的笋坑里，搬上一块大石头或扯一些

茅草盖好。挨到天黑后，我们才敢和又生一起回家。快到家门口时，他把藏在我们猪菜或柴担里的冬笋摸出。用野藤扎紧两个上衣袖筒，袖筒里冬笋装个大半满。然后丢下一句剩下的给你们了，就吹着口哨一溜烟就闪了。

把冬笋带回家，经常被大人们打骂。我们决定在外面搞“野炊”，好好地吃一顿。一天下午，我们从家里偷偷拿出油盐米和鸡蛋等，准备在山里搞“冬笋宴”。哪知忙活了大半天，炊烟刚升起不久，就被看山员逮了个正着。偷冬笋，野外生火，两个“罪名”，把我们都吓哭了。好在当时一位姓尹的副场长，见我们还小，破例没有处罚我们。他把我们喊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讲了几句后，就全部放了。

我第一次挖冬笋，是读初二时。那年冬天，林场搞南竹“低改”，号召大家去挖山。许因运气好，我第一天挖山，就挖了五六根冬笋。那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吃到了冬笋炒腊肉这道菜。那冬笋的鲜甜和腊肉的清香味，让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情不自禁口水直流。菜是好吃，

我的双手，却被锄头把打了许多血泡和水泡并磨破。拿起筷子夹菜或端碗，钻心地疼。

后来，林场把南竹山的管理权，下放到了各家各户。此后一段时期，挖冬笋，一度成了人们冬天创收的一种方式，没有人再来管制。不知是我太笨还是何因，每次上山，都挖不到几根冬笋。有时把山挖了无数个坑，双手也弄得血肉模糊，结果仍是“空军”一个。有时眼睛凑到地面都快睁瞎了，才好不容易发现几条裂缝，挖到一两根小冬笋。又生等同伴见状，纷纷赶过来帮忙。他们在我走过的地方转一圈，边用锄头挖开土做记号，边大声对我说：“你按我们做了记号的地方挖就是了！”又生有时故意多做一些记号，让我们这些不会寻冬笋的人“按图索骥”去挖。连续挖空后，我们常常十分生气，破口大骂他不是人。又生见状，笑得前俯后仰。一个冬天，会找会挖的家庭，可以卖好几百斤冬笋。挣一笔“大的外快”，欢欢喜喜过个好年。

前不久，又生约了几个昔日的同伴，回家体验生活。据他们聚后讲，无论是挖冬笋，还是吃冬笋炒腊肉等，都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那种感觉！

（周志辉，任职于邵东市堡面前乡人民政府）

炊烟(外三首)

贺长山

大地永恒的发丝	以凯旋者的名义
母亲种在孩子嘴里的味道	在远离喧嚣的地方
在长情的告白里	过滤引力
风簇拥	告诉大地
云品尝	升起是一种辉煌
成全了思念	降下是另一种辉煌
治愈了乡愁	咏叹
莲 荷	大观园里有脂粉气
种莲人	有诗有画有琴有腐败
把荷莲当满月	有堕落
采莲人	还有《好了歌》
把孩子当荷莲	
	大观园里唱本太多
	当青春和美被撕碎的
淤泥不是元凶	那一刻
污浊并非罪恶	痛
当你致敬花君子的时候	汇成了咏叹
警惕生活的暗角	（贺长山，邵东市作家协会理事）
返回舱	
一团刺破苍穹的火焰	

●樟树垅茶座

二舅的生意经

肖丁勤

今年，二舅全家从武冈来城步给母亲拜年，四位表哥分别开了4辆高档小车，

齐刷刷地停在我家门前，让我好不惊讶，也让路人投来艳羡目光。去年他们开的还是农用车，一大家人挤在车厢里，冷得发抖。时隔一年，变化真大。趁着大好天气，二舅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游览了城步南山风景区，圆了他的企盼半辈子的“南山梦”。在我的印象中，二舅全家都是农民，但这个农民真不简单，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里如鱼得水。

二舅今年70岁，武冈市富田村人。熟悉武冈的人都知道，富田人做生意经商是出了名的精明。二舅是个勤快人，他读了高中，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一个，也是读书最倔的一个，却天生是个生意人，也不知道他这辈子从什么时候起与秤和市场结缘的。富田村属于城郊，是城里人的菜篮子，他开始一杆秤一担筛走街串巷地卖菜，风里来雨里去，天亮出门摸黑归屋。二舅头脑活络，他卖菜不是成天守着一个地方，总是比其他菜贩子多了一份市场敏感性，在其他

人销不动的时候，他早就脱手几担菜了。这份精明让他能看到更多市场机会，在菜贩子越来越多的时候，二舅瞄准了城步菜市场。没几年下来，二舅成了万元户。

二舅的勤劳超出常人想象，他与二舅妈种菜卖菜，还至少每年出栏10多头猪。二舅妈是持家好手，做事麻利，家里六畜兴旺。城步当时一般人家一年只出栏一头猪，大多是自养自吃。二舅很快发现，辛苦养猪的利润大头被屠户赚去了，他决心改行杀猪。杀猪是个辛苦活，每天凌晨就得起床做事。二舅是个急性子，瞌睡也少，起床后就一个个敲门吆喝，表哥们起得稍晚，就会招来他的臭骂。二舅后来说，四个表哥立业成家是他骂出来的。我认

为，与其说是骂出来的，不如说是二舅带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武冈修建了中心农贸市场，实行划行归市，二舅一次买了4个摊位，年租金共3万多元。事实证明，二舅再一次看准了，固定摊位比起市场外的流动摊点强多了。中心市场每天巨大的人流量和物流量，让二舅和表兄们忙得不亦乐乎。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也不是小富即安的人，他每天与市场打交道，总是善于发现商机，抓住商机，把商机变成财富。转入屠行不久，他又开始养起了猪。但是他养的不是壮猪，而是养母猪。他知道，肉价每年上涨，相对稳定，养母猪下猪崽比壮猪更赚钱。

二舅作为一家之长，负责全家的生意计划和分工安排，男主外女主内，做到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男人们将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女人们将菜生意也做得毫不逊色。武冈城里人的胃被富田人牢牢抓住，上至肉食下至小菜，都离不开富田人。在富田人中，二舅家的姜盐菜、杂菜、萝卜菜等“三菜”的生意是最大的。二舅做生意虽然“唯利是图”，但却也是乐善好助的热心人，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和自己的“三菜”品牌，将村民做的“三菜”打进武冈各大超市，硬是将不起眼的“三菜”做成了一项富民产业。

二舅现在身体仍很硬朗，表哥们都劝他在家享清福了，可他每天还是随小表哥外出买猪。我知道，二舅是停不下来的，他这辈子不打牌不抽烟，也不喜穿好玩，做生意已成为他最大的爱好和唯一的乐趣；他图的不是那份钱，而是让自己每天过得充实。在他的影响下，四个表哥也没有沾染赌博恶习，每天以生意为重，靠自己的清白劳动赚钱，靠自己的辛勤汗水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

（肖丁勤，任职于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